漢書門 類
八五七五 號
六五 函
七 架
五 冊

書 八ノ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75
冊數 5(1)
函號 277 88

277-88

四書說乘序

道猶水也文猶水之行於江河也水初在地中若隱而不見及其出而爲泉也則浸淫以放乎四海乃靡遠而勿屆夫水有原有委聖賢論亦必循乎原故曰原泉混混又

淺草文庫

曰左右逢原亦重乎水之有本也子思子不云乎曰小德川流小德者如天地之覆載四時日月之迭運萬物之並生並育爲川流而不息也蓋有大德者以爲之本故曰大德敦化若夫川流其可見者也

于敦化者則目有所不能及其可見者知之不可見者則不知也誠有知小德而不知大德者矣六經爲載道之文窮經者必以道爲極張子之論學必原乎道故其言必而必本諸性言性而必本諸天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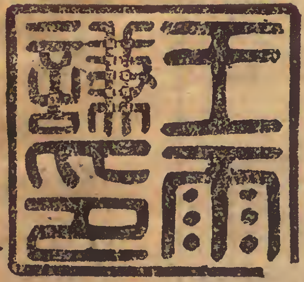
夫蒼蒼者其天耶而非所以爲天所以爲天者在不已之命燦然者其文耶而非所以爲文所以爲文者在不顯之德因是知張子之學爲有本之學猶涉江河直有以溯黃河之原而探星宿之海也與世

之支離蔓衍汎濫而不知指歸者竊有間矣今夫離江河以言水非也即江河以爲水之原在是亦非也如離江河之水以別求其原則是離小德而別求大德也而大德又烏乎在人之於道指日用尋常

之卽爲道非也離日用尋常別求所爲道道又烏乎在在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以爲言水歟以爲不言水歟若以爲不言水則無之而非水也以爲言水似又不可卽水以爲泥者卽水以爲泥跡也其間有可卽不可卽者存因是而知日用尋常之道有可指而不可指者在于默會夫性命之微而已蓋有不已之命不顯之德寓焉而不可以覩聞及也若但求之于事爲之跡則亦得其事爲之跡而已其於

天命之初體得無有間然乎是以人之于學不可不知本張子之學乃直溯夫淵原者也若夫水之有原正不在遠取之左右而卽是如必遠涉星宿之海以求原則有終身不得其原者矣因張子之論學而各求其原庶幾旦暮遇之乎則于是書無徒作尋常訓詁之解可也

山陰同學弟王雨謙敬題



說乘叙

愚向讀四子書潛心玩索時覺模糊謂其討論註疏之未精歟謂其記誦集註之未熟歟再三研求之仍不出模糊二字一日廼恍然曰心理之未能燦然者以其信註疏之太專也以其守集註之太執也夫註疏刻意以解經而庸有失之鑿集註切實以解書而庸有失之拘學者守成說而不

變則於聖賢之本旨終未有以闡明也竊
謂學有兩途有聞見之學有性靈之學聞
見者倚慧于聰明性靈者資求于自得聞
見之學祇習于記誦究之無會一之規性
靈之學得之于解悟究之有逢原之樂故
聞見之知不如性靈之知亦較然有明辯
矣夫從事乎聞見者拘泥於章句以襲聖
賢之皮毛從事乎性靈者叅同於性命以抉

聖賢之骨髓何也聖賢之心寄之言詮則
言詮其麄跡也聖賢之心人人具足則吾
心自有眞傳也故以文字求聖賢不如以
精神求聖賢也以聖賢之精神求聖賢不
如以自己之精神求聖賢也自己之精神
出而向之所謂模糊者則字字有確據矣
嵩晚年深有見于聖賢之學卽吾人之心
學吾人之心學可以印證聖賢之心學則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古今一理也凡聖一心也天人一揆也不揣愚昧著爲勦說或者可以釋自心之疑可以釋人心之疑可以釋章句之疑庶幾于後學有稍裨益焉耳即或有離經畔註之譏余亦無所辭其罪矣甲子夏六月望日後學張嵩書于長湖麗正書院

四書說乘

例論

是書統講大意不細疏明章句非云略章句也葢大意者根本章句者分條也根本既明則於章句咸同條而共貫如不統會本體而分章晰句總屬支離之學慧者辨之

是集獨叅名理絕不倚傍蹊逕其於諸家之說頗有異同然同非濫同而異非矯異亦同乎其不得不同異乎其不得不異耳其中間有以禪理發明吾學者譬之于鏡爲鏡雖異爲照則同不可因鏡而并疑其照也善取鑑者自有分曉

爲學最忌因循因循者荒廢歲月即有所得不過浮沉于藝圃

之林而已聖賢講學說性說道字字有個著實畢竟指歸在于何處不透徹根底决不放手如懸崖千尺坐困圍城萬念俱歇祇有性命一條要尋一個活計然計極則智生圖窮而匕見豁然有個理會處一了百當身心豁然得入乎此庶不虛度一生若不加猛力猶如水面葫蘆半上半落終不濟事世多錯認知字所言格物者正要致其知而得其至也今之學者那個云不知雖專門曲學多自以為知要會歸一大圓鏡則知有未易言者矣大圓鏡者何即曾子之唯顏子之喟然歎彼實見得到此所以心領意會而發之于深歎今學者因一曲之知以求全體之知亦不外乎是柰何有麄襲皮膚之見觧妄以譏評前輩譬之日月彼自有光反欲因爝火之光以爭論之雖極其馳騁終何傷于日月之明乎愚願世之學者著著會歸到聖賢真體處則聖賢之知即為吾心之知不越方寸而得之矣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以究知之真實義矣

向稱程子主靜之學所以明道直參性始即周子亦曰定之于中正仁義而主于靜則知千聖千賢無不從靜字發脉乾為大生靜專而動直坤為廣生靜翕而動闢則靜為動之基不待言矣蓋人生而靜靜為本體其已發之和由於未發之中者以此知不由靜力而談學問者未之有也亦須由漸養而

成不撓於物欲不淆於二三此爲主静之道静則與天地叅同静則與萬物合體自然空明洞達旁燭無疆大學所以言定静而至於能慮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惟寂然不動所以感而遂通若隨物而動則反見役於物矣何以能主張萬物大要静存其理而不爲私欲所牽自然定自然静伊川主一無適之爲敬亦猶乎是但後來多一個敬字執持所以未入於融化此二程之辨學者所當究心也

大學首言明明德全要破除有我之私著一我見便與天地萬物相懸隔天以普同萬物而爲天聖亦以普同萬民而爲聖繫于有我即爲人欲去其有我即爲天理此即公私之大辨也堯舜巍煥也不將一個有我之軀建位于萬民之上所以天下同仰其聖聖門之學大段論仁仁者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于我何有我無我天下皆忘其我此爲大共之我天下爲一人有不齊治均平者哉我無其我物無其物此即爲至善之準則學者先去其有我之私其於大學之道得其梗概矣

讀書惟融會貫通引伸觸類八個字學者不可不知

大學明明德三字明德是本體明明德是工夫玩兩明字本體工夫本是合一則德性與問學何須置辨

人於朱陸之學紛紛聚訟爲千古不破之疑余謂孔門三子亦

自有別曾子愼獨實有持循子貢聰明溺于聞見顏子頴悟當下豁然曾顏各臻其極不得執顏以例曾執曾以例顏至于端木則非兩家之比夫子以一貫破其多識賜知一貫則又于曾顏何殊夫子造就人材大有化工付物之妙朱子嘗論二程以爲明道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的確精審其論二程尚然則于陸非心許可知矣究竟學之所至伊川不如明道則知當年朱子之學亦祇求盡得伊川一邊事而于明道則遜而未逮也陸子總角時聞伊川之言便云與孔孟之言不類其於朱學自有不能强同者陸子云伊川之言不類孔孟孔孟之言直截了當而伊川之言頗多紆曲

反走入葛藤窠裏但學者一入葛藤便不能徹見性命朱子之遵伊川一以之爲訓後學後之學者不知其本競爲訓詁章句之學不能自得其本源者葢有由矣學者亦宜自審其質如曾子則宜踐實而進質如顏子則宜頓開心解質如子貢初或馳于聞見繼必反乎一貫則於學皆有成就庶不至南轅而北轍也朱子有言精粗內外豁然貫通似不滯於質實陸子有言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似不廢實履者則朱有陸學陸亦有朱學未嘗不符合者人以其修持之異而謂爲背反之殊不惟不知陸子且并不知朱子者矣

學術不同最足誤世黨同伐異今古爲然君子與小人各樹爲黨君子與君子亦各樹爲黨宋之洛蜀可鑒也道理本一烏有二三小人之學邪君子之學正小人之學無論矣卽如君子之學有源流淺深之不同耳語曰黃河之水天上來來於天上者其源也行於地中者其流也人但見其流不見其源妄以流而議源學之升堂者淺也入室者深也人但知其淺不知其深妄以淺而議深又有據我私見自是而非人有我之見便以障理烏得爲是我見一生將天下公是公非盡行没却至有執此以爲戈矛羅國是而不顧而附之者竊其餘談以助張其聲勢嗚呼謬之謬矣夫子大聖聖不自聖文王

道岸先登猶曰望道未見要必破除我見一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虛心體究之則吾心之眞體段見聖賢之眞體亦見矣我未有眞見而隨人以爲是非者抑品之下也

今之爲學者全要把心體打疊得一片乾淨地方於學道有分聲色貨利固是不宜卽一切玩好之物皆爲喪志如狂狷一流人狂者胸次高邁狷者不絜不爲胸中略無一點塵所以爲吾道之寄余昔年在鈎城講書閱程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顧謂諸子曰看來點與開大是不同開之心實點之心曠程子何一視之要之點之心渣滓盡化一物不留開之心體勘極眞一物不僞據此等心胸便與天地本然之體合一

故云已見大意到天德渾然略無形跡則聖人之體段不過是矣吾儕入學正不可無此等見識無此等胸次

小子麟曰某幼年于家君案頭見有四書銙城習業此家君丁酉年在嶺南新州與諸及門朝夕講貫手錄成集者越今十餘年壬子寓居修川復理前說增以新義彙成一書名曰說乘夫乘者載也言爲載道之文道旣得明則有說皆爲剩語以此命名知家君立說亦非得已

家君自云丱角時先王父常惺公教以童子習水觀之法以後每日焚香默坐又命以理學家言因究心理學後又負笈從太師翁徐紫海讀書於西子湖頭自喜文光與山水相輝映嗣偏歷皐亭紫微諸山復入靈隱寺之澗西與諸父舅父輩講易于靈鷲之蓮花峰下叅閱諸書晝則手不停筆夜則不安枕席如是者一年覺從前積疑渙然氷釋因勞成疾伏枕兩載深思苦索漸得心契每有會心發諸歌詠著有梅花篇什虞山蒙叟先生稱之類先儒之語錄晩事遨遊燕山粤水萬里歸來謝絕塵務閉戶著書積十餘年約有數十萬言家君少孤奉先王父易簀時遺命讀書迄今耄年敏皇不怠是集之刻亦以終先王父之志也家君好學性成有先慈織紝佐讀凡庶務悉綜理之不分其心先慈曹家君竊方之五柳家之翟氏家君一生履

歷不能殫述略叙於此以見家君學力得之艱苦者多矣
有易解并圖說嗣刻于後
前例論十數條是麟平日得之庭訓者余叙述之以告同
志并以仰冀來教歲在乙丑六月望麟謹識

四書說乘大學

東溟張　嵩曼石詮次
弟　凡豫肩
婿陳晋明康侯叅訂
男　麟介臣

學庸總論

大學首章與中庸首章何異明德者合性道而言之也新民即以爲教矣止至善直合於天命之初定靜安慮格致誠正修即戒慎恐懼齊治平即天地位萬物育大學有本末先後而以修身爲本中庸由中以致和由獨以至於天地萬物而中爲大本故知兩書雖不同其辭無不同其義也

大學言道中庸言理言道有許多次第言理一直說下如同言誠大學言誠修齊治平以次說來中庸言誠人性物性萬理俱攝大學教人爲學之方中庸教人盡性之事大學由本以及末中庸由中以致和讀大學不可不理會道字讀中庸不可不體究性字總合之於一誠二書之大義了然矣

知道則知所以立本知性則知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本是一貫自堯舜以至孔子達而在上則明德以新民窮而在下則修道以立教而皆歸於至善所以兩書可合爲一書

張彥陵曰學敎二字乃學庸二書大眼目一部大學都是論學故必明新合而體用始全一部中庸都是闡敎故必天人通而性命始貫不必此外更求註脚

大學大意

讀大學要拿著大頭腦會得止至善雖分章劈句總不離此意須理會一道字道言先後次第截然不亂故一句襯一句大傳發揮經文言所謂言此謂言在言必先章章襯出此意故知道字乃統貫一部之血脈至於知本又道之總綱處

大學章

首節雖三句並提必由明而新而功夫全在於止至善故下節單頂止字必歷定靜安慮而至於能得得者得所止也而至善在其中矣明亦在其中矣新亦在其中矣大學之大端已了若

不詳明本末則無以知大學之次第而首尾衡决者有之矣故又指出先後來引據古人而遞推其所先如此因所先而轉推其所後如此言而後以見其必先也其中條目雖多而約之以修身葢身者綰心意家國天下而爲一者也此爲至善之身而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下輕輕結出本末治亂以見不可不先本意則格物致知以知其所止而至於能得修身之功曷可緩歟

蔡氏曰一章只是一個明明德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修身首兩節平叙明新知得而先後已寓三節承而結言之中五節詳論條目而重本意已在其中六七節亦承上而决言之而要之古之至末四節不過申前三節意而歸本修身與物有本末本字相應其中節目詳細血脉融貫本末終始秩然不亂此之謂大學之道也兩道字正須理會

德則是矣何言明葢不明不可以言德也理欲昏昭聖人辨心學之始理則明欲則昏亦自然之道也聖人只是一個常明不息明有二義無私翳明之體也無私照明之用也德之體量無所不包故必盡一已之明而後能盡天下之明能盡天下之明而後能完一已之明聖賢不遺物以爲德也故新民卽在明德中民各明其德而民新矣明德者一如水之瑩乎如鑑之净乎澄澄湛湛絶無纖塵是明之實際也德雖在我是必有以明之

非止至善之功不可人性本善而至瑩至淨至純至粹無一毫私蔽無一毫障礙萬念靈通正在於此此爲至善之極則而卽爲明德之極則也下此正言止至善之功

明德者光昭萬象體用一如驗之於堯之光被而自見二帝放勳重華總不出此二字大要本於安汝止故知止之功爲要也

知止二字著力格物致知致此知也知卽明體凡人靈明障蔽則何可以入道大學初關正在於知字此關打入便可尋踏上去而吾心之棲泊處卽止也吾心不歸於至善則此身終未有托宿何可言止故知知之所在卽止也知得故止得旣知其止矣此心自然安定不搖猶如一座泰山移動不得又如天之初明已有定光則一日之光於此而定知亦定止亦定也定中生靜心不繁擾之爲靜日用酬酢極其紛紜而此心凝然不動方可謂之靜若非定後不可也安如安居之安人居身不安終是此心不穩當處則遷此適彼而愈不安也此心寧靜隨處皆安安者德近自然之謂漸近自然故聖人亦謂之安安安安者全體自然也譬人之於居居而至於久而自忘之矣此慮亦是何思何慮之慮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盍言慮也是時智識意見消融殆盡物來受照觸處靈通至於處事接物不待言矣此後適還靈明之本體不謂之得乎得者得其所固有也天命本然復還其舊此則爲赤子之初體而卽爲大人之極則也全體

大用一時並現已包得下面許多事此節須守字著力若言現成體段恐非本旨

人繼善成性止於善則性定矣動而不撓曰靜樂爲無強曰安性靈自露曰慮還其固有曰得學莫大於止故止至善爲要也學須詳其本大學者有本之學也不辨其本不能得其自然之次第此節雖本末終始並提本該其末終攝於始是必有以先之而後者自得也譬之木也末從本生譬之水也流從源出不端其本而徒事於末未有得其當者故下兩節遞萛先後而總結之於本本者何明明德是也所以大學總在明明德而新民自在其中故下獨言修身不更及齊治平之事則知萬事萬物皆包舉於一德而無遺物即格物之物而事乃物中之事物莫大於明德格物莫大於明明德聖學原有徹首徹尾工夫此本之所當先學者不可不知也講本末節

存疑云古之人節只重在一欲字見千古大人發願弘大其工夫全在格物通得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則豁然光明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此物既爲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則此身即爲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身爲本欲致天下之明必先致一己之明通天下之明以爲一己之明則始能通一人之明而爲天下之明故明明德於天下之要在格物也

東溟氏曰愚細玩大學一章書總在於格物二字格物者格其

天理之本然人事之當然如是則與性命之源頭相合人物之事理相通此卽謂之一貫而知無不致矣以言乎誠而誠在是以言乎正修而正修在是齊治平可次第舉矣故爲明明德於天下之頂關自然知止而止於至善自然知所先後而詳其本末至於通天下爲一體會萬物於一身而格無餘事矣此之爲物格

此節卽堯典而喻之誠是安汝止正是欽明文思修是允恭克讓齊治平卽敦睦平章協和也云古之人以見前爲堯舜後爲文武有同然者所以大學爲帝王之學

盧玉溪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綰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身修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物格至身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修則身心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歛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於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

其中雖有誠正修齊治平之殊因其事而異名耳總之一明明德明由於誠誠由於知知由於格格者格其不一以歸於一也知此則通天地萬物爲一身矣中庸言本大學亦言本正須理會於此

不收到本字終是零星之學言本以見古人爲學之有要也說個先後也要見本本相承之意

只章書葛藤不了愚謂明德本是至善明明德卽是止至善不說到止至善則明明德無有實持循處故必要知止知其所止而德進矣知止與格物不是兩項工夫由知止而遞推於能得得其所止而物格矣由天下而遞推於格物格其物而知至矣

知無兩知物無兩物格得便知得知得便止得故曰物格而知至天地萬物多會於我靈明一點中何德之不明何善之不至乎學者須去理會如何是至善如何是止至善不須别去理會格物到了能得的田地豁然貫通絶無留礙一了百當矣知所先後正要知那德性的源頭學問的源頭若不於此體究終屬下乘

大學大字照下三句上體出學莫大於明新學莫大於止善以大冠學猶如易稱大易禮稱大禮以見道莫大於此此爲體用兼該之學學而至於成已成物咸歸至善物我同原天人一貫盡之矣如說大人之學大學對小學對異端曲學諸說總屬支

離又曰學者覺也靈明不昧便是覺便是學學莫大於心學

附論

講德字中庸曰德性曰天德葢性本於天故言德者必以天爲極大學之言德者可知矣德生於心而心根於性未有離性以言心者離性以言心則著於事爲之跡而非本然之天命矣故言心而必根夫性言性而必根夫天此其大較也不覩不聞性體也無聲無臭天體也不覩不聞卽無聲無臭性體合於天體者耳因是而可推之於德因是而可推之於明德葢德本明還其明方可言德故明德者其本體而明明德者其學問也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者以心而合之性以性而合之天也要與性同其不覩不聞與天同其無聲無臭者乎不可易言明德也此中正有學問要不離精一二字精一執中乃爲明明德之要乎所以大學著定靜安慮四字要之定靜安慮卽精一執中也惟精惟一所以能安汝止所以能欽命文思所以能允恭克讓所以能光被四表推之於治則九族敦睦矣百姓昭明矣萬邦協和矣內之爲聖學外之爲王道無不畢於此此之謂明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草木咸被萬象光昭不可於此想見之乎又曰恭已無爲者在性則爲不覩不聞在天則爲無聲無臭雖至治而不知所以治在民則以爲不識不知在君則以爲蕩蕩無名此大治之休也要根之於性根之於天天體無

爲聖體亦無爲而已故言德必以絶覩聞泯聲臭爲極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信乎其不大聲以色者矣至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幷德亦化之不可以推論其德也乎

康誥曰

要看皆字見無人不可明無人不可不自去明由康誥而太甲而堯典有遞而上之之意以堯爲極則見古帝王無不由此人人帶得個自來本體各各具足要自已去體認自已去用力尋出自家本來眞面目方不負這軀殼子誠爲活潑潑一顆明珠也千聖靈源總在於此明德明命峻德是何等樣體段不自已尋究墮落凡庸坑塹眞可恤也大學釋明明德首提出一自字眞令人推諉不得

卽文湯堯而觀古帝王未有不明明德者文湯堯成其爲文湯堯繼文湯堯而起者皆有其德皆當明則文湯堯爲昔日之我我爲今日之文湯堯皆有其自而皆可以爲明者也故知自字之通靈

克字是著力字武王告康叔言文王能明其德耳不徒贊文正要後人法文王處伊訓太甲提出一命字猶云上帝臨汝無貳無虞之意不敢怠荒卽是明德史臣贊帝堯以推到德之極量處故加一峻字卽堯之巍煥則天是也三個曰字不落虛以見千聖同然末結出一自字如所云指出當前活聖人耳指發極

眞爲人人頓開生面

人性至善葢本於天命之初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故說明德亦可說明命亦可

盤銘章

湯之自新武之新民文之新命有遞進之規見天下之新無窮新也有無窮之新必有無窮之用用之而極出矣無所不用而其極愈出矣前之君子用之於前爲一世之極後之君子用之於後爲世世之極新豈有窮哉是在用之者矣

三節雖並提要重在首一節人難得個新難得個日日難得個又日至於又日而無日不新矣自新自能新民新民自能新命由已以及人由人以及天亦理之必然耳故不可不以自新爲本而新之量又極其廣人必到新民新命方完得我自新體段可見無所不用其極也三節統會其意見三聖人皆自新新民新命以至於極也君子舉念萬善俱足三節雖分而以君子總結之便包有全體在

黄貞父曰天人同條自新新民新命一源也新則俱新也天命人人具足舉文王以著其符見此明德至精卽國運世運頓然轉移頓然更換他可知矣造化自我而形著明動不能自已天何心哉

邦畿章

經文說止至善囫圇言之尚未分疏明白此逐節指剔出來前二節是借喻以見人當知止第三節實言所止而仁敬孝弟慈各得其止說個止便包有至善在內至善不可見卻於民心見之切磋琢磨以見其精止之學瑟僩赫喧以見其得止之符於君子之有斐不可諠又指出一終字以見民心自然之維繫下釋辭實指出至善來合三四節觀之則經文之云止至善可恍然見矣後又結出沒世不忘以了上終字義而至善愈明這章書要見文王之止事周於日用倫彝之間武公之止義見於民心永戴之日詩人作詩曾子釋詩而至善無餘義矣學者細心玩之始得

文王之學緝熙敬止四字盡之矣止離不得敬敬又要無不敬故言緝熙無不敬則無不止矣所以在在見止之宜武公亦是敬止特少不得一段工夫止則無不善學修者剔厲見性刮垢磨光也如是已得其善矣因而有恂慄威儀恂慄者敬止之餘威儀者敬止之象在文王則爲穆穆在武公則爲有斐有同然者民之不能忘又大率如此武公之不忘於本章詩見出文王之不忘又於別章詩申論之見民情主德合而爲一連引三章詩以見文王武公有同符者學者不可不求其義前說末節了第四節案後說末節申論第三節兩說並存之

賢親爲德澤之長樂利爲世業之守流風綿遠奕世遺庥至今

猶想見文武之盛
盛德至善並提見明德卽是至善至善卽是明德

聽訟章

上邊之用心在一使字使非術驅而智馭之也全由於己之德
來我不弭民訟而民自無訟其有以入民志者深矣觀此一節
知君子之治不在民在乎我而已孰謂新民在明德外哉故知
明明德者本也
雖然明德新民卻離不得止至善到止至善田地則明無餘明
新無餘新君民分尙有明新君民合則同一止至善
此節要看一知字知其本便不馳鶩於末要知凡事皆有其本

天下本於國國本於家家本於身皆言本也正有遞相推本之
意而必以明明德立其大本自然條理不亂故須知本此知字
與知所先後知字相應故下邊接出知本爲知之至句亦不落
空
禮樂刑政不可偏廢然務以刑治民末矣世稱明允固難其人
曷若使民畏威懷德而匪僻之念自不生乎至於謳歌盛德民
惟樂善而油油然趨善不遑也此爲明新眞種子君子反躬自
修而不求之民如此人惟忿爭一念最難消釋故曾子論及之
是以君子於己亦有懲忿之學

附解

格物致知、大傳虛而不舉、朱子以爲當在第六章誠意之上、大學舊文前後錯簡、程朱二子、釐而正之、使讀者明白易曉、於大學爲功首。獨此章嵩不能無疑、據經文誠意在致知、而傳单舉誠意若與致知絕不相干者、要知誠意章不必別出知而爲致別出物而爲格也、蓋知莫辨於欺慊、物莫大於心意、不欺而慊其所以致之者精矣、不自欺而自慊其所以格之者亦精矣、含此欺慊之知、心意之物、何者以用其致、用其格哉、雖大學多爲格物之書、要必辨一心之眞妄、始一心之眞妄辨、而家國天下可次第舉矣、故誠意以後、不復言何以正、何以修、第言不正不修者、而格物之理在焉、致知之道不外乎此、亦可見其事周而意貫矣、朱子別出一章、似前後氣脈、反不貫串、附論於此、以正有道、

誠意章

欺則爲小人、慊則爲君子、明明分出兩項、欺慊之分、正在於獨之能愼不能愼、故特點出一個閒居來、而小人之獨如斯、點出一個十目十手指視來、而君子之獨如斯、小人之獨無所不用、其自欺、君子之獨無所不求其自慊、一則爲無益之掩著、一則爲自然之廣胖、君子小人亦大懸絕矣、蓋小人不愼獨以至此故君子必愼獨以誠其意、三故字三必字要看、惟小人不如此而君子必如此也

獨字正對兩自字看不必問他人而知之他人亦有所不及知者非獨而何此處當慎不敢自欺惟求自慊非誠而何以好好色惡惡臭驗其自慊非矯意而爲之有出於心之本然者此之爲誠也可自求而自得之矣借小人以形其自欺之念自欺本欲欺人究竟不能欺人并不能自欺其誠然者猶在也誠中形外亦自然之道所以君子不欺而慊自慎其獨如此十目十手正指出獨中森嚴氣象見獨之不可掩而與萬耳萬目同其昭示也潤字祗就上誠中形外襯出潤身廣胖亦大異於小人之掩著皆從自慊中流露這氣象出來必誠其意仍要根上兩慎獨來見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三其字亦就君子當身上說君子於身心有一毫不可虛假如此

善惡之念人卻多是明白然自明白而多自掩過遂至甘爲小人而不恤聖賢著實從小人提醒要撥轉他做個君子所以指點出許多好處不好處來以待彼自去體認從此回心易念若君子正不必見小人之不好處而後爲君子見不好處而後爲君子畢竟從小人轉到君子路上者也聖賢正有無窮接引讀此章而不變爲君子亦眞小人矣

君子之居正是不閒小人之居那得肯嚴二字已見能慎不能慎意

豫肩氏曰十目節又加曾子曰三字正曾子之激切指點處人

惟看得獨中無人知之所以敢於自欺不知此獨乃爲人十目十手指視之所若非指視之所則有終身爲不善而人不知者矣舉心動慮天地皆知爲鬼神所鑒察而皃於人乎此正寫出一個極當謹嚴氣象而於愼獨愼字尤加緊也

意之所發好惡先焉卽如不識不知之赤子適意則笑拂意則號其好惡有不可强者也至於人見好色則好聞惡臭則惡此爲自然之情而無容致飾者若見嫫母以爲好逐羶臭以爲馨必以爲反常而不得夫性之正矣故曾子引之以喩自慊此之好惡未有不誠推之家國天下無不可平情而論之者於好惡有同然也聖人之心亦只是一個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故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好作惡者徇一已之私與人情乖忤天下之大不平乃由於此故聖人於此嚴之在辨一念之欺慊始自欺者亦自知其非當好非當惡也一念徇欲則有違於本然之性而不顧者卽彼自心亦有許多不穩貼處君子於心無私好無私惡好所當好惡所當惡此心何等快慊推而致之便可爲平天下準則此之謂誠於所好誠於所惡也於此不誠發意便差心落有所情入偏僻心既不正而身亦不修推之家國天下處處成其阻礙以至本末顚倒賢否混淆至於拂戾人性極矣小而僇身大而失國其禍患可勝道哉由於一念之自欺以至於此是以君子必誠意必愼獨勿二勿三斷斷然者豈止爲一

身謀乎誠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也其每事必求其自慊豈細故哉誠意以後數章夫亦愈知君子矣

修身章

首節單說個不正的樣子以見心不可不正也次節說心不在耳目口舌皆塊然不知以見身之係於心也觀此而正與修可知矣

有性卽有情人之所不能無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七情之用不可落於偏所一落偏所則七情皆爲陷溺之物矣此亦常情易知者人不知不覺墮於其中有終身沉溺於此而不能出者甚矣心之累身也而心正有以目累并不得心之所在矣心旣不正則七情皆爲坑阱安得有虛中四映誠所爲未發之中者乎去偏累而入虛融亦在一念轉關閒耳人不可不鑑乎此

以身字換心字七情所役皆從軀殼起見心旣不在而可以言心乎此古人換字法心失其虛靈之舍則五官百骸皆失其所司矣正以見身心之相關紐處

齊家章

人情之蔽已見於五辟字下又分別好中之惡惡中之美來見人情鮮有得當者而辟可知矣後又引諺語以證人情之蔽大槩如此夫蔽而不知則好惡亂好惡亂則一家之人不能畫一此身不修而家不齊之明驗也不必深究其修齊之理略舉其

常情而已瞭然矣
一家之人正觀一人之好惡以爲進退不知其故而惟以親愛賤惡等自用其私人各有私亦各任其私則一家之好惡俱亂矣而何以爲家故好而不知其人之惡惡而不知其人之美善惡顛倒是非乖張將惡者不妨爲惡美者不必爲美人心阻喪此最不齊之甚奈何人情皆然也身之不修而人情之辟一至於此引諺語以證人情之貪蔽四知字大可發想不過一昏昏憒憒之人耳焉有昏昏憒憒之人而能齊其家者乎可歎也

豫肩氏曰前章說有所後章說之其所之其所根有所來有所在自已身上說之其所在接著於人說正有分曉

治國章

首節見理之一次節見心之同三節見機縮於一四節見情本於恕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君子修身雖不推之事理而其效自見然推之事理而愈有不可易也故治國故字總結上三引詩以結經文驗之古而益信矣

孝弟慈本是敎家之道而可以成治者以人各有家各能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也特未有爲觀感之由耳君子一身倡率之於先人皆樂而效法之各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巳大治矣然人心皆合於一誠我以誠求之而天下之人心通矣人心皆通於一恕我以恕推之而天下之事理得矣道備於一身而誠求

於萬物天下之治孰有外於此哉喩之於機機者如弩之有機也發於此則必及於彼無有不響應者而且迅速不停而且操縱有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之則爲堯舜之道反之則爲桀紂之道上既如是而民焉有不從之者乎故心爲身要身爲家要家爲國要乃一理以推之矣甚矣孝弟慈之大也內而治巳外而治人有能越此三者乎明乎機之速而且及之遠則可通於家國之理矣卽平天下之道亦不外乎此故兩章連類言之大端不出一敎字敎者以身敎也三引詩兩出敎字一出足法字所重在敎三而后字應轉前必先意經文無必字此又加一必字見理之不可易也三所以字正言成敎之實

平天下章

大傳於平天下說出人情險易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所以人君不可不絜矩以同好惡三翻四覆總不出此意初言人心之同故有絜矩次言絜矩之道樂只能絜矩而同好惡則爲民之父母撫我則后也節南山不能絜矩而好惡則爲天下大僇虐我則仇也故下結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繼接出財德之本末來言能絜矩同好惡而愼德也則有人土財用猶之乎撫我則后也不能絜矩同好惡而不愼德也外本內末則悖入而悖出猶之乎虐我則仇也故下結以善則得衆心而得命不以善則失衆心而失命楚書舅犯二節以寶善仁引起下用人如

秦誓所云君子親賢利國如此小人妨賢病國如此故能絜矩之君子能公好惡以屏小人而惠民則猶然撫后之意矣不能絜矩之小人不能公好惡引匪類而害民則猶然虐仇之意矣故下結出忠信則能絜矩公好惡用賢退不肖以得衆而得國驕泰則不能絜矩私好惡用小人退賢以失衆而失國而平天下之大旨約略盡矣下单出財之一節見理財原自有道不與民争財而財自不乏如賢大夫之論可法也與民争財而財非我有如聚斂之小人以至禍國可戒也結出以義不以利而義未嘗不利爲丁寧告戒之意其於平天下之論亦最警切而詳盡者矣

這個矩字便爲平天下根本全由愼德來愼德卽是明德我德本明推此之矩以合於天下之矩自然好惡同是非正賢否當自然不外本而内末自然民情嘉樂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也故絜矩尤以明德爲要德之不明我心不能自端於矩烏能正天下之矩乎能正矩便能平天下平天下者正所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天下之矩不越方寸而定之矣故知平天下者其明明德尚哉

驕矜侈泰便是不明的様子故聖賢重言之

誠意以後數章不脫乎反說正說葢爲世人丁寧告戒之意經文致知以後便無工夫此可爲成德者言之若未成德者如是

言不察也故傳中於誠意章則嚴君子小人之欺慊明明寫出一個自欺情狀與他自看稍有心者可以自反矣至於正修兩章說出一個不正不修者與人看見身不成其爲身家不成其爲家矣治國不出於家家與國稍遠人未便悟得齊家卽可治國的道理故反覆詳盡其最警策者在一家仁一節如是則治如是則亂機之繫於一而應之速者見人之不可不仁也次節言恕是推己之道仁與恕合而齊家之道盡於斯治國之道亦盡於斯也平天下章單言絜矩同好惡如是而得如是而失者三蓋惟以君子爲訓以小人爲戒樂只之君子而國之所以興節南山之小人而國之所以亡也愼德之君子而命之所以永聚財之小人而命之所以去也親賢之君子而國之所以利妨賢之小人而國之所以殆也然從來國家之失鮮不由於貪財而小人以言利之說進人主往往聽之至於人心已去天命已移猶不自知不至於滅亡不已其罪豈獨在小人哉亦由人主好利之一念啓之也故大學首言格物專以理欲二字詳辨明切亦逆知其禍有以至此夫小人而爲閒居之小人尚可若爲當國之小人天下自此受其禍矣故大學一書兢兢爲天下告戒者以此

附論

愚按平天下章言大道又結出仁義道莫大於仁義忠信之君

自然生財愛民驕泰之君自然厚歛害民孔子云節用而愛人孟子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言仁義也王者藏冨於民至如頭會箕歛瓊林大盈之君自取敗亡可不爲永鑒哉學莫先於義利之辯此言大道又似於絜矩內抽出一條言之曾子以大學一書結到仁義大有深意他日又曰仁義正所以利之也聖賢語意精深學者不可不體究

四書說乘中庸

東溟張　嵩曼石詮次
弟　凡豫肩
婿陳晋明康侯參訂
男　麟介臣

中庸總論

張侗初曰中庸一書單提個天命之謂性是子思直指源頭處性不可言而率可言率不能言而修可言其率處修處皆性也曰所不睹曰所不聞曰隱微曰獨曰未發曰中曰不貳曰不顯曰闇曰不見不言不動曰篤恭曰不大曰無聲無臭皆是性皆是命也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依然未發矣篤恭而天下

平則依然無聲無臭矣彌六合處直要窮到退藏於密處纔是歸根復命學問

東濱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中乃本然之性也因性發現又極尋常故謂之庸卽如孩提知愛知敬便是中性而愛親敬長極爲平常非庸而何天地不中則陰陽之氣不正人心不中則好惡之情皆偏所以無時無地無事無物而不可離乎中中不可見借未發以形容之此全由愼獨來惟愼故知其未發本中而發自然中節此謂之和也不知其中視其和喜怒咸當便是中體發現處其於天道四時之序不忒也亦然天地萬物非中不立中者性也道也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解中字恐非本旨愚因論列之

天命章

凡人論道而必本乎性論性而必本乎天此其大較也然不可不根究夫性命之理夫於穆不已之謂天不已者天體也純一無二之謂性無二者性體也無二卽不已性體卽天體也因性自然之謂道天道不貳人道至誠所爲同出一源驗之於心則最初之愛敬而措之於天下卽爲仁義皆道也成於己之爲修成於物之爲教何云修以道而凝之於心也凝之於心則爲盡性矣盡己性以盡人性不謂之教乎要之教不離修修之卽所以爲教也道出於天命之本然烏有離之者離之者必不能修

之也修之者何在於存敬而處畏天體不遠即在於所不睹所不聞之中在天則爲天體在人則爲性體君子之戒愼恐懼者亦與之勿二勿三而已不睹不聞亦至微而至隱矣乃莫有顯見於此不睹不聞者性中密存之體莫見莫顯者性中森露之機也君子靜存之中而天昭地察蓋言獨也獨者孤而無對而天地萬物形於斯愼之者不過存其本然之體而已以本然之體存之於中則謂之中以自然之用發之於外則謂之和故有已發未發之別究之已發之和仍然未發之中也天下事物總不出一中和之理中之立爲大本和之出爲達道君子之盡性致中以裕和大本立而萬用全彰矣如是則天成位於上地成位於下已成位於中於以茂對時而育萬物此爲至誠之功用哉仍然一不睹不聞之性仍然一無聲無臭之天道大莫囿而功歸何有此爲至聖之能事君子之所以爲教者是必根據乎性命之淵微也中庸一篇之大旨槩可見矣

湛甘泉曰獨即上文所不視所不聞之實體觀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察爲對

東濵氏曰此中正要發出隱微之理來故云莫見莫顯後章說費而隱微之顯末章又結出知微不顯聖賢正將密體示人中和位育之本於此而在是中庸之大闗發處惜乎先賢體究未到

禮樂爲中和之極故云大禮與天地同中大樂與天地同和中和原本於天地故知天地萬物本有中和之性而吾性之中和乃與天地萬物通故不期位而自位不期育而自育所以不曰位天地育萬物而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自然之性自然之功用也因以見中和之道大矣故言性必於此究其極

聖人祇有一個性祇有一個修修卽是戒愼恐懼戒愼恐懼卽是愼愼卽是致而常惺惺於不睹不聞之中寂叅合於無聲無臭之表獨亦在此天地萬物亦在此君子之於道如是而已矣

仲尼章

指出仲尼曰三字見敎統在於此矣然必嚴人品之辨學術之差庶不至以僞亂眞若顯然非中庸者不難辨而難辨者此僞中庸最壞學術最壞人心故初說一個反次節弁不說反字卽說小人之中庸其無忌憚處正有似乎時中夫子辨出一個時中一個無忌憚來而眞僞始不得渾此道脈所係不可不詳辯

時中無忌憚不過一念敬肆之間所以君子必本乎愼獨之學時字如時花時鳥人見之以爲尋常而不覺有異不知實千古不破之理也已瘖沾子臣弟友講所以爲中所以爲庸子臣弟友各當其則便是時中離卻子臣弟友之常便是無忌憚所以云反中庸

小人聰明智識亦能凌駕一時特無根本之學彼自馳其才辨

反若有過於君子者矣竟究心術不正必至壞事
此仲尼字與仲尼祖述堯舜仲尼字遥相接
一部易經都講時中道理六位時成乾之時也承天時行坤之
時也諸卦各言時義乾二爻云龍德正中坤五爻云黄中通理
皆言中也六十四卦皆有中要知各有其時各有其中耳然趨
時以就中因中以合時時中二字原分拆不得如乾二爻言龍
德又曰庸德庸德即龍德不可以知時與庸之義歟

中庸其至　至　聖者能之

這十章書俱是夫子口中語自子思子叙過覺機局盡變首章
單說中庸鮮能次便須出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此爲鮮能
之實而總束於不知下又作咏歎以起下舜能明道所以能行
道以了上不行由於不明一案予知節反上大知而起下擇字
回之爲人也直接上來見顏子能行道所以能明道以了上不
明由於不行一案天下國家節說可能以見不可能作一結又
起下君子之强君子之强不流不倚不變則不偏於過不及斯
爲君子之中庸也隱怪節賢知之過遵道節愚不肖之不及君
子依乎中庸合舜與回而有所不能於已也至遯世不見知不
悔方爲眞中庸故曰唯聖者能之惟聖者能而民之鮮能有由
矣民而能之何遽不如聖者哉此夫子又以勉人也
惟皇降衷若有恒性中也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庸也何中非庸

何庸非中中庸二字原分裂不得其理至微其道至大故言至
也本於性始而有能有不能者大槩賢知愚不肖有過不及之
差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擇有擇而不能守者有守而不能
固者如舜用中於民則能擇者矣回得一弗失則能守者矣君
子不流不倚不變則能固者矣合是擇守固三者則爲君子之
依遯世不悔方爲眞依則不第君子也可以入聖矣中庸二字
豈易言哉

飲食者卽朝斯夕斯也朝斯夕斯而不知則亦自失其性矣外
飲食以求道猶然離性之說故知飲食非引喻乃實理也味謂
道味

聖人語意極渾融旣曰民鮮能又曰用中於民見民之中用之
則出不用則不出是在上振興之也天命之中還寄於民不可
自忽於日用飲食

大知節見舜好善之誠好問句是念己之善隱惡句是樂道人
之善用民句是取於人以爲善所以云善與人同也如顏子於
善實有持循舜則渾忘矣舜己無不善而樂於取人如此全是
一片光明洞達之體忘己忘人絕無涯岸此其所以爲大知歟

理只是一端何有兩端兩端者彼此參酌之謂聖人言道便有
危微二路用中也是就危微究到精一處回之得一亦如此

何以遯世不見知君子平平平常常無可知名彼略不生退悔其

所以篤信於中庸者深矣君子字接上兩吾字依字接上兩弗爲弗已字依如子之依父身之依家有帖然而無勉強之意久之或生厭心遯世不悔則終其身可知矣非安焉之聖人惡乎能入不能外中庸以居身要如此之純至者蓋亦鮮矣如隱怪則顯然背馳小人竊之而似僞足亂眞故聖人尤惡之至如凡民則日囿於飲食之中而不知之也可歎矣

附論

人疑於中庸鮮能遂爲絶世之學而大有不然者中本於天命之中而率之由之便爲日用尋常之事故謂之庸合而言之曰中庸也夫以爲天命則不可離矣以爲日用尋常則愈不可離矣無之可離而有能有不能者以敬肆爲之別也君子常存一敬愼之心而道已不遠矣蓋天命之在人心以敬愼而凝惟其敬愼則毎事不敢侈肆對上帝而若臨汝對父母而若嚴君對兄弟而友恭對妻子而義正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以此推之凡事可見矣此即謂之中因之而飲食男女語默動靜尊卑長幼周旋晋接内而雍雍外而肅肅在日用尋常之中不過爲日用尋常之事而已此即謂之庸以此見庸而中而中無不庸也推之聖人而聖人如斯推之愚夫愚婦而愚夫愚婦如斯推之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如斯合天地萬物而總會之於中合天地萬物之中而總寓之於庸此之爲天地之道此之爲聖人

之道而總之爲君子之道以言乎至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以言乎道則愚不肖之夫婦有所共知共能者也何也中也庸也則民之鮮能者并鮮能而聖人之爲能者非獨能也此中庸之所以爲大歟此中庸之所以爲至歟

隱怪是老莊一流人淸淨無爲汪洋自適本有可述特與堯舜之道不同耳半塗而廢者或厭常而喜新或望洋而自返終不能與於斯道之全也依乎中庸似對隱怪說不見知而不悔似對半塗而廢說分項上兩節來卽其弗爲弗巳便是聖者之能聖賢擔當道脈惟是一個心字心乎此不心乎彼心乎久而不變而謂聖人有畸能哉此能字與全部中庸能字相呼應

費隱章

君子中庸君子依乎中庸則道爲君子之道也率性之謂道宏乎無不睹無不聞矣而有不睹不聞者有顯以爲之用而有微以爲之體也卽其可睹可聞者仍有不可睹不可聞存於其中其可睹可聞者費也不可睹不可聞者隱也此之爲費而隱何以見其費而隱也以人類言之自愚不肖之夫婦而推之於上智之聖人極矣以愚不肖之夫婦而可以與知與能如斯以上智之聖人而有所不知不能如斯費也隱也以區域言之天大地大極矣大則無可遺憾也然生成缺陷而人猶有所遺憾如斯費也隱也事之所不可及則以語通之因以語道之大或更

有大者以載之道能載物而物不能載道也語道之小或更有小者以破之道能破物而物不能破道也蓋大之不能爲小小之不能爲大此其常也乃語大而大加斯語小而小又如斯費也隱也卽詩以舉其物類之微或不能著見乎道今觀鳶之飛戾於天而天其昭然者也魚之下躍乎淵而淵其昭然者也鳶魚自鼓其性靈萬物皆有其形見以言乎上而上如斯以言乎下而下如斯費也隱也由是而可以知君子之道夫婦居室亦最尋常之事道乃造端於此因而推及其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內外得其正物物各得其正非道之昭察而最著明者乎於日用尋常之事而卽以恢弘天地之量亦最費而最隱矣惟費而隱如此君子之道誠有覩聞所不及者學者徒以覩聞求之末矣

此章是中庸通部之關合處首章言莫見莫顯就切著隱微上講正以見不睹不聞之密體此卽爲於穆之命此卽爲不顯之德乃人之眞性體眞學問眞事功一部中庸之指歸處末章總結到闇然不顯無聲無臭此之爲天載而吾人與天合德者正在此也以人合天性學孰有加於此者乎此正性命之源頭處學者不能解會到此終是撈摸不著

附論

東滇氏曰愚按老子云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則知道

原有不可睹不可聞者也若言形形色色而非道非也若言形形色色而卽爲道亦非也若言形形色色而卽爲道何以復云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乎所以所不覩所不聞爲君子戒愼恐懼所自始若言於人之所不及見聞者非矣旣云所不覩所不聞絶無形跡又何以爲把握要卽物而體其微也物物有個不可覩聞者故在天而天然在地而地然在萬物而萬物皆然因知天體如是性體如是在天爲於穆在人爲不顯而不顯卽於穆也不顯爲至隱至微矣惟其隱故莫見惟其微故莫顯何也無形者形形不器者器器也故言費不徒費而有隱以爲之費言顯不徒顯而有微以爲之顯此之謂誠之不可揜而語大語小所以莫載莫破也如是而何疑於君子之不覩不聞乎夫所云隱微顯見者謂體用全彰也離用不可以爲體故曰全體離體不可以爲用故曰大用要在卽體以爲用卽用以爲體可以知君子之道矣小儒著於形色而不知卽是天性曲學滯於偏枯而不知本是有爲皆未究乎性量之全也不知其本而妄有異同所以見道者難也

不遠章

前三節都要看人字而道在其中第一節見人外無道故說不遠第二節說人人自有之道故卽人以治人而不遠之義見矣第三節說推巳及人人我無二而不遠之義愈見矣末節以子

臣弟友逐字襯貼到道上去人在是道亦在是遠也乎哉究竟庸言庸行舍此之外別無道理君子亦惟盡其人所自有者而已道卽是中尋常卽是庸此章究出中庸之實際處故獨下兩庸字

忠恕違道不遠正言忠恕不違道耳言違道不遠者句法也無以辭害義

末節也要作一片看所求未能那得不謹信那得以功力自虧故下兩不敢字言行相顧正是不敢之實以實心體實事一片篤實心腸宛然在目此夫子一生眞精神畧無滲漏處此爲君子之道而爲我夫子之道也

素位章

君子只有一個位位者現在所居之位也假如子臣弟友之位爲身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在上在下之位爲境位有境位則有事類有事類則自有當行之道因其位之當然而行之卽爲素位而行也若願外則不安於素位矣君子豈其然君子於當前之境視爲固然者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異境而無異心也然亦不是隨境而寓有一境則有一境之閱歷則有一境之幹旋則有一境之成就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又若固有誠不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動其心也所以在上則安於上之位在下則安於下之位正其在我不求於人爲無入不自

得而怨尤不生也君子於位亦甚處之有道矣君子容有歎命不猶之時因其志之不得行也惟修身以俟命小人營求富貴亦或徼幸於一時君子終不以此易彼者以居心險易之不同也以射喻君子惟有反身自修而已所以德愈進於無窮哉素位裏面已含著正己意所以不願外假如四境人所必有何以能自得得來惟正己不求人故不怨尤而自得下並提君子小人以見正己不正己之別末節引夫子之言結出本意

此亦是論性命之學所以把怨尤肚腸消磨殆盡所云樂天知命者非歟惟歷境而不渝其德乃爲眞君子也

辟如章

要看兩自字必由此以及彼舍車航而欲行遠得乎舍階梯而欲登高得乎子臣弟友者猶四海之車航五嶽之階梯也故必合於妻子和於兄弟以上順於父母此之爲遠之自邇高之自卑也至於一家和順天地休明日月煥彩萬類嘉應何也天地一大父母也萬物一小夫婦也各以類應有不期然而然者因此而可推及於鬼神祭享之道矣大孝而爲天子亦自然之響應也

遠邇高卑本是一理因行之登之而有其自如所云下學而上達也上達卽在下學內淺識不知故有分別耳究竟遠卽在邇之內高卽在卑之內夫婦居室邇也卑也察乎天地遠也高也

舍居室何以爲昭察之理天地萬物渾爲一區同性同命同道蟯蠓亦備二五之理川嶽總爲流峙之情飲食男女即爲鳶飛魚躍語默動靜無非陰陽闔闢此之爲勿二勿三此之爲惟精惟一大要得太和之氣與天地相感召故一堂稱慶而萬物咸寧也以此言中則至中以此言庸則至庸遠歟高歟含卑邇而鶩高遠失其卑邇并不得所爲高遠矣學道者須知之

鬼神章

鬼神最幽而難測而若有昭然可見者以至微而至顯也鬼神效天地之德而通萬物之靈所以生物所以死物死而之生生而之死皆鬼神爲之也無之而非鬼神無之而見其鬼神驗之於祭祀則昭昭而爲靈者若有可見而不知其所在也鬼神之靈爽憑於天地而托於人心一念凝承之而鬼神在矣然不可不祭祀者以鬼神能爲禍福於人於此寓彰癉之理則有以助聖王之教王者之饗天地祭山川皆因乎此至於生物不測鬼神之靈而即爲鬼神之誠也誠者實理也含實理而何以生萬物於無窮乎茲之爲誠在鬼神則爲鬼神之誠在人心則爲人心之誠在天地則爲天地之誠天地人鬼神總合之於一誠也誠之返於無也則寘然而無跡誠之形於有也則觸處而皆然其爲至微者不即爲至顯乎鬼神不可見而以爲無不可知皆實理爲之也鬼神不過一實理而已實理之昭昭而不可揜者

有如是夫今而後知吉凶之事皆鬼神爲之矣

此處拈出一個誠字誠爲中庸大旨下便接帝王之孝孝者以誠事其親而已玩後章不誠其身不順乎親自見一個誠字將天地鬼神人情物理都貫徹於中所以饗親饗帝治天下國家皆以誠感通之也後又加一至字而天下無餘理矣不誠無物不誠而可以爲人乎以至配天配地發育萬物都不出此一字後又拈出禮字含誠敬而何以爲禮乎誠本於性性本於命故以爲無息故以爲不已至於不顯惟德以極於無聲無臭卽所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其至矣蓋顯微無二道器不分亦誠理之自然者乎三教雖殊其不合誠理而言性者無有是處於是知中庸之指歸矣

大孝章

此章單重德爲聖人句德者庸德也以孝子之行而卽爲聖人之德尊富饗保不過因類而至耳故下卽頂出大德而位祿名壽歸於孝子之一身孝子之身爲天眷顧之身甚矣孝之能格天也不獨盡一人之孝有以教天下之孝不獨教天下之孝有以教萬世之孝舜之種德獨厚而天之眷顧獨隆故屢言天以尊其事舜不敢亶膺天命其如天命之必歸於大德也世之稱孝者無與舜比以匹夫而爲天子豈無故哉

無憂章

此章之無憂似乎稱文王之孝文王之躬行至孝不待言矣然其心未盡者不能以一已之孝上盡於先公下逮於臣庶也有武王纘其緒周公成其德大展其孝始能慊然於懷而無可隱惻矣武王纘緒武王之孝也周公成德周公之孝也武王之孝能化國爲天下故其大業與有虞比隆若非周公則武王纘緒之事猶未竟也有周公踵成之而武之心慰矣而文之心更慰矣有周成一家之孝因以成天下之孝因以成萬世之孝歷年八百享世三十豈無故哉論武周之孝而不追論文王之孝無以表文王之心無以表武周之心也

達孝章

上章言文王而次及於武周之纘成此章言武周而論其繼述前人之志事兩章一意人字指文王也武周之孝繼述爲最大要其所制作者皆前人之志事也其制爲祖廟宗廟之禮上以展其祀事之誠下以備其逮庶之典其所踐之位先王之位所行所奏之禮樂先王之禮樂於所尊所親如生如存儼若先王對越之誠卽謂先王至今在可也不爲孝之至乎而且郊社以舉外祀之隆宗廟以詳內祀之典至內祀外祀合爲一禮郊祀后稷配天宗祀文王配帝以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爲郊社之禮而禘嘗之義也人各知其本而國大治矣合萬國之人心而聚之於一孝爲能通達於孝之大義也不謂之達孝乎成

周繼有虞而並隆者其在斯歟
周家世德作求太王王季文王皆以孝武王纘其緒周公成其
德上祀先公下逮臣庶以達於天下因而郊天祭地享親享帝
道極其大不爲孝之至乎奕世承庥所以論周之孝必推本於
前王

問政章

此章重修身以道句前後縮合總在於修身耳修其身爲五達
之身含事親無以爲修身之本而修道必先之以親親之仁其
義大槩可見矣有仁則有義義在尊賢尊賢亦爲修身之輔故
尊賢與修身並舉總在於修身也知人知天謂理之同於人而
本於天耳修五達道以仁爲主而知勇兼之故曰三達德也非
三達德何以行五達道乎然有不能者亦在乎勉强以行之而
已下又歸重三者以爲修身政治之本列九經之要而又先之
以修身身修而五達道立道立庶政可次第而舉而要綜之於
誠所以三德九經必以此行之也誠爲豫事之本遞推之而至
於誠以見誠之所當先也而誠身又爲順親之本前言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不能事親而言修身者未之有也後言反諸身
不誠則不順乎親焉有不誠之身可以事親而順親乎一章之
大義了然矣然誠身又在於明善有自然勉然之別自然者從
容中道勉然者擇善固執學問思辨篤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而勉然之功成矣勉然之功成則身誠而身修身修則人存人存則政舉事孰有大於此者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大要勉爲親親之仁而已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仁者人也之人卽其人存之人則知夫子之對哀公所重在孝矣

按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施於四海舍孝亦何以爲政乎故不孝則無事而可孝則無事不可又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旣爲天經地義則孝之通於萬類者可知矣草木鳥獸異類皆仁况乎人含血氣稟天命之性以生者乎則人倫不可不重也聖賢諄諄以孝示人奈何猶有不勉爲孝者哉可深歎息者也

總論

中庸一書多言性命其經世之大典又在乎禮禮莫備於成周後世言禮者必準乎周禮此卽夫子從周之意也禮起於一本大要以尊祖敬宗爲先故周公成文武之德先之以上祀之禮其達於天下者由此而推之也武周所重在於繼述因制爲宗廟郊社之禮靡遠勿屆皇皇乎成一代之治哉其載在方策者存之爲達德推行之爲達道布之於政爲九經皆是物也又推本於仁義故於親親尊賢而曰禮所生也葢禮因義起則知郊社之禮本乎禘嘗之義而孝大矣王者以一本治天下如此孝在於善繼善述夫子告哀公以法祖亦言其繼述之意耳繼述

前人不可不修身不可不事親順親為事親之實而誠身又為順親之本故不可以不誠誠者為天道誠之者為人道所以不可不知人知天也君子惟有一誠而已帝王之孝皆本於誠故孝亦曰誠孝上之以達於鬼神顯微之理大之以極其天地化育之功誠之道不大矣哉誠又為禮之實禮行而誠寓焉可以通中庸之大義矣

誠明節

跟前誠明來因而有性有教性教何殊不過誠與明一先一後而已而誠明亦有微辨者一眞不雜之謂誠一翳不染之謂明誠而明者性體原不受翳其為本然之明而誠無不明矣明而誠者已有渣滓用本然之明復還本然之體而明無不誠矣譬之鏡也始初原不曾有垢穢自然明亮此誠明也旣有垢穢稍刮磨之本光復現此明誠也自然而誠故謂之性有誠以明之故謂之教此原其自也究竟誠則自然明明則自然誠不可謂自誠之明不同於明誠之明也不可謂自明之誠不同於誠明之誠也如是則性教合矣而何疑於人道合天道哉

至誠章

此單言誠獨加一至字至者理無不盡之謂也理之至者可以攝萬有而無餘理生於心之謂性物物一性物物一誠也至誠合天地萬物以為誠合天地萬物以為性而理無不貫旣言誠

則於己之性無不盡矣卽有以盡人之性己性與人性合也如一人孝天下皆感於孝一人忠天下皆感於忠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盡人之性也卽有以盡物之性堯舜仁貽義立艸木蕃鮮鳥獸咸若蓂莢生庭鳳凰來儀此其徵也卽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如天淸地寧雨暘寒燠各得其時乃化生於無窮爲並育而不害天地之化育皆至誠贊成之也如是則天成位於上地成位於下至誠成位於中可參立而爲三又有參合之意亦合函盖以爲一此至誠之能事也爲自然之聖人矣

致曲章

再論其次凡事有不能直致者則以曲致之又云一曲夫同是性同是理而有不能全者則因一曲之端以推盡之而究與全量無異致曲者由一念以至於念念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無不求其誠而我有其誠也因誠而有形形如品物之流形因形而有著著如萬物之各見因著而有明明如萬象之光貽因明而有動動如雷霆之鼓動因動而有變變如艸木之蕃變因變而有化化如天地之化成謂各因體質而著其效也亦積誠之所至耳至於化則天地萬物無不收攝於性量中矣唯至誠爲能化也而致曲者同之安見有誠之能不同於至誠之能乎人不皆自然則勉然者尚也

上章說一盡字以至於參贊一氣趕下此章卻有許多名目此

人道之不同於天道也形著明動變亦誠中自然之流現正根曲致來層級而上有遞進之規形則形兆著則昭著明則光明動卽風動之動變卽丕變之變物皆有誠而不知誰爲之者曰化正如物之生於四時因時而異各有氣候之不同也究竟以本質還天地仍泯然而無跡耳後章數則字與前章數則字兩相照應言至誠者如此言致曲者如此究竟誠則明明則誠本無安勉之分矣前後唯天下至誠爲能句緊緊綰合以見人道之不殊於天道也聖賢勉人以人合天者如此

附論

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則知吾儒之學惟有一個誠誠身在於明善則大學之言止至善爲要也大學曰明德中庸末章亦曰明德葢誠則無不明矣誠者成也繼善成性要本於天命之初無有不善則無有不誠而盡性之事畢矣誠本於天命之初能形形而無形能物物而無物微顯之道於此爲最至大而化化不可知至誠之所以如神而如天也究不外於日用尋常之事爲至中而至庸中庸一部書一誠字盡之矣

前知章

誠何以明葢誠者有以僃吉凶禍福之理其道在於因理而得其幾也物各有幾故國家將興將亾必有禎祥妖孽以爲之兆而且見於蓍龜之吉凶動於四體之順逆莫不有禍福之先幾

蓋因其善不善而先有以知之也至誠之心有善而無惡與至誠之念相合者則必蒙其福與至誠之念相違者則必蒙其禍人未及知而至誠先知之也此之謂誠之不可揜爲鬼神之道者而至誠如之其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乎至誠之道眞可以前知之矣要看那道字亦謂其理之自然者也

豫肩氏曰至誠亦非空空前知有挽回造化之機有幹旋人事之妙故有嘉祥之兆則勸勉以增修有災祲之形則動色以相戒要期於有善無惡而已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蓋謂是歟

自成章

要看到誠之源頭處合天地萬物而爲誠合天地萬物而爲我我有其誠不可不自成物有其誠不可以不成物君子所以必誠之爲貴也非成了已又去成物若成了已又去成物則裂體用爲二矣所以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而成物卽在自成之中自成亦卽在成物之中不遺已以爲物不遺物以爲已何也誠也成已爲仁成物爲知仁與知無分故以爲性之德而合於外內之道成已成物不時措之咸宜乎奈何人分物我爲二其不誠甚矣故君子不貴也

首節是虛引起以自成起下成物以自道起下合外內之道先從兩自字說起次節卽頂出兩物字不誠無物見不可不誠末節一句跌醒非自成已所以成物與首節相應而立言之旨蓋

在於此自字與前自字亦有照應後把成巳成物打成一片而通章之義愈明三節一節挨緊一節斷不可作平叙看三個誠者緊相呼應見誠者如是耳數也字亦連綿說下觀後章覆物載物成物爲物不貳生物不測皆言物字則知此章所重在成物

時字也要合到至誠上去總見成巳成物之妙譬如四時皆所以生物時冬而冬時春而春隨時生成而不匱於用以誠之源自裕也如冬行春令春行夏令則不能生物而成物矣萬物各有其時而至誠茂對之則至誠之時也一個宜字點綴得妙

無息章

前言至誠與天地參豈無故哉至誠之德有以配天地也非至誠不能彰天地之功用非天地亦不能彰至誠之功用至誠之功用在於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功用亦在於博厚高明悠久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由於無息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由於不貳無息者誠也不貳者亦誠也惟其不息而道極於無爲惟其不貳而生物於不測形容至誠而天地見形容天地而至誠見末引詩言天命之不已言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而謂至誠與天地殊哉至誠之無息與天地之不貳殊哉至誠一天地天地一至誠也

至誠無息四字連綿講誠之至者無內外無古今無斷續而烏

有息時不息則久徵悠遠博厚高明亦自然之明效也博厚高明悠久與天地同極則與天地同功非止與天地同功也天地之功皆至誠爲之故至誠有叅贊之能先言至誠而後言天地者以此日月星辰山川河嶽皆爲至誠之章變所以物物效靈而各植其性未嘗有有爲之跡也亦惟天地之誠理與至誠合故覆載生成皆至誠及物之功下章發育萬物不言天地但言聖人者可見萬物發育不來便非至誠之道至今天成地平河淸海宴皆是至誠之功堯舜雖沒堯舜之道未絶也道在化成一中之傳發明千古堯舜以後可知矣末節又引詩以究出性道之原天命不已本於於穆也聖德之純本於不顯也知天之所以爲天則知聖之所以爲聖知聖之所以爲聖則知萬物之所以爲萬物天地聖人萬物同在於無息之中何也同一誠也天地萬物同是一誠而各有不顯之體在人不自知之耳所以至誠獨歸於聖人也

愚按此章總言不顯之德前言徵之顯爲誠之不可掩此言不息則久而徵亦言其不可掩者也博厚高明悠久以至配天地無疆大矣而仍歸於不見不動無爲此至誠之無息而爲此不顯之體者也天地以不貳生物不測博厚高明悠久亦已極其大矣觀於今之天地山水不過昭昭撮土卷石勺水之爲多耳及其無窮廣厚廣大生物不測如此仍不出昭昭撮土卷石勺

水之理此天地之不貳而爲此不顯之體者也詩言不已之命本於於穆至純之德由於不顯不顯蓋曰天之所以爲天聖之所以爲聖此天之不顯而至誠亦此不顯純亦不已而謂至誠與天有二乎上章言合外內之道此故字似頂上章來極言成己成物之理朱註於不顯上添一豈字覺其理反晦

大哉章

此特贊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眞能爲天地之功要其所以發育峻極者有禮以爲之維也非禮則天地之功不顯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原本於天地而聖人又因性以作則禮之所由起也三百三千儀極其備其義亦弘遠矣此之爲聖人之道也然不可不有至德以凝之則尊德性道問學爲要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故新新皆德性中所自有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而知之此問學之事也而德性還返於厚矣厚者禮之基也敦於厚而禮自崇禮極其崇而道在我矣是以上不驕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隨時處宜而不違其則者矣甚矣君子爲能保其身也大雅之言明哲者歸之要不越禮以至於是甚矣聖人之道大大以禮也

尊德性節極費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性量中所自有然廣大者未必精微高明者未必中庸兩兩說來又是合致語易言大生廣生廣大莫如天地性之量與天地等廣矣大矣又條理

之一貫爲精形器之不滯爲微蓋極廣大極精微所以致之而盡之者可知也高莫如天明莫如日月高則莫與比隆明則無不旁燭爲極高極明矣然舍居室之夫婦無以爲昭察天地之實則不越卑邇尋常而高明之理得矣爲極高明極中庸道猶由也謂由此而躋於高明也性有良知爲故良知之濬發爲新本有良知不能擴而充之則同於愚夫婦之與知耳知必求其新方可以進德易言知崇禮卑崇乃效天卑乃發地既云法地則事事皆有切實踐履敦篤而爲厚矣厚者地道也而峻極卽在於此言廣大則性體不監言精微則性體不麤言高明則性體不卑言中庸則性體不奇溫故知新又若於上二句抽出言之蓋廣大精微高明中庸非知無以爲日新之功也大要在於敦厚以崇禮學問原從愼獨中來事事切實愈敦篤則禮愈崇禮崇而德至矣德至而道凝矣此爲聖人之道君子以至德凝之者如此於是知君子修道之學乃在於崇禮也故子思子詳盡言之

觀乾三爻在上不驕在下不憂初爻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於此見神龍不制君子以道爲體躬行至道自有俯仰屈伸之妙如乾龍與時偕行而不與時偕極也明哲保身卽所云知進退存亡而不鄰於亢者大矣哉聖人之道也

此章書要洗刷一人字聖人之道非君子不能凝之非君子不

能行之也前三節是總讚道第六節是凝道末節是行道道莫大於禮前言禮儀威儀後復指出禮之根源來禮之根源仍在於德性傳曰至禮無文即如孔子豈不知禮而問禮於老聃老聃豈不知孔子知禮而獨告之以若虛若愚禮之精意蓋別有在而不祗於儀文度數之末也禮得其崇與性體合矣其於所居之位所遇之時上下治亂之間自有幹旋自有措施要不與世之充位苟容者等耳保身者保其身爲寡過之身其所以凝道者正在於此引詩總結前意君子以凝道行道者如此易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言其人者仲尼其人也

愚賤章

禮爲經世之書必遵一王之法自用自專而反古遠禮也言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以見非匹夫之可專也言今天下同軌同文同行以見有成憲之可守也敢以無德無位而妄擬制作哉二代之禮雖云盡善要非時王之制周監二代其良法美意亦盡於周禮之中周禮一書經數聖人詳論而定遂爲萬世不刊之典雖行之於後世無弊也況生乎今之世親炙先王之遺風者乎夫子云吾從周無疑矣夫子取昭代之禮更爲詳定萬世以下誦法孔子蓋有由哉以言乎爲下不倍如此

三重章

剔出寡過二字以見王者之制禮與民之守禮惟期寡過而已

然君子議道自己故必本於躬行而又徵之於民心其爲可信而可從者歟因而前以考之三王乎上以建之天地乎幽以質之鬼神乎後以俟之百世之聖人乎而不謬不悖矣無疑不惑矣不謬不悖謂禮之無差無疑不惑謂已之可信質鬼神而無疑於鬼神爲有合於天之道俟聖人而不惑於聖人爲有合於人之道以見君子之制禮爲益可信已自立於無過之地矣是以動而爲行爲言爲天下所率由而世道世法世則之在遠則企而望在近則欣而悅而不生厭惡也而民亦寡其過矣君子之道既本之躬又徵之民心爲天地鬼神之所默鑒爲前後百世聖人之所合符其爲之不易如此而民焉有不信從者乎宜其享有令名而永世不替者也引詩以贊美之庶幾夙夜不敢怠荒君子小心翼翼如此君子未有不如此者則知君子所以致譽蓋有由也禮書具在君子一片兢業之心至今猶想見之其德不已隆乎人能有如君子之用心則其過亦寡矣以言乎居上不驕如此君子以禮範躬以禮淑世者槩可見矣

豫肩氏曰夫子身爲匹夫而道隆千古看來說不得爲下還是居上夫子繼百王而起下面三箇君子明明說向夫子身上去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著春秋亦不過與當世同期於寡過而已大哉孔子之道乎

中庸一書本在禮經其道最大故子思子重言之

祖述章

道統在我仲尼一中相傳以爲嫡系秉二王之成憲上準律於天時之運行下因襲於水土之定理有以裕道之源有以致道之用而用不離體未可以淺識窺測之也仍以函葢覆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而覆幬也於此見覆載之功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也於此見運行之妙萬物並育而不相侵害飛潛動植各遂其生道並行而不相悖馳風雨露雷合致其用於此見含弘之量此皆散殊而謂之小德也誠如川之流行而不暫息者尤有大德以爲之本敦萬化之原而生生不匱者乎若非大德則小德或幾乎竭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仲尼之所以爲大也而用不離體如此

蘇紫溪曰天地之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物之並育而不害也天地造之也道之並行而不悖也天地布之也此皆其大也德之小者分於有物有道之後德之大者統於無物無道之先此則所以爲大也有大德而後有小德有小德而後有萬物四時日月非大無以爲小非小無以成大也

東溟氏曰小大全從川流敦化分別出來小德自然川流大德自然敦化小德爲用大德爲體非用無以顯體非體無以藏用原有合致之妙人正不可知小德而不知大德也

至聖章

吾因以推夫聖與誠之理其言至聖者因體而推之用也卽其靜存之地五德俱備爲發用之源諭之溥博淵泉誠如天之大如淵之深而時出之者所以見與言行而民莫不敬信說也極之於四海之大宇宙之廣靡遠不屆無物不包凡含氣載性之倫爲有血氣者莫不尊之如元后親之如父母所以云配天也此爲至聖之能事乎以言乎小德川流者如此

首節言五德不過仁義禮知信五德皆人性物性中所自有其莫不敬信悅莫不尊親者爲自率其性而已特聖人道全德備所以能發育萬物

・至誠章

其言至誠者因用以究夫體也卽其彌綸天地之大爲極其量矣而一物無有倚無可推測但以爲性體肫肫懇至其仁乎淵淵靜深其淵乎浩浩廣大其天乎而至誠終有所難知也苟非有聰明而退藏有聖知而渾化此之謂韜固也固其聰明聖知達於天德之微其孰能與於至誠之微乎此爲至誠之能事也以言乎大德敦化者如此合而觀之非至誠無以成至聖之功非大德無以立小德之本則知其敦化者有源矣

要看夫焉有所倚五字一有所倚則無以裕萬化之源惟其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者以不倚故也如前所云無爲而成如有爲則有不爲惟無爲故無不爲於此可想見至誠經綸種

種之大處於此可想見至誠不倚之妙此爲至德而難以形容者以此

前章至聖因源以及其流故曰時出後章至誠因外以極乎內故曰不倚就其功化言之則謂之聖就其本體言之則謂之誠乃一開一闔之論也前以聰明睿知起後以聰明聖知收如一滴水而貫輸於百川百川而仍歸於一滴水無一處不見至誠之妙無一處可見至誠之功故聰明聖知而曰固者并不倚於聰明聖知也此爲天德闇然之妙而至誠之難測者歟

前章要看時出後章要看不倚時出者見其蘊之深不倚者見其藏之密惟其不倚於一物所以時出而無窮要歸重到根本上去人但知小德而不知大德人人有個不顯之德爲萬化之源者所以人必須參究乎性命根株也言時出以見內蘊之妙言不倚以見固藏之密聖德之合於天德者乃在此耳兩章合看來其理始明末總結以無聲無臭之天載而中庸一書之大旨盡之矣

衣錦章

此章總是讚德之妙而推論其至以見歸根復命之學引詩皆有取義首節取個絅字闇然淡簡溫自近微俱貼此字次節取個潛字下之所不見正貼此字三節取屋漏字屋漏未有言而動敬信從之四節在無言字不賞怒而勸威隨之五節在不顯

字恭已而天下化第六引詩并論聲色之爲末第七引詩并論毛尚有倫類末引詩至於與天同載無聲無臭爲極其至矣然則於聖人何有哉天地之生成萬物皆物之自生自成聖人之化育萬民皆民之自化自育故曰戴天而不知高曰履地而不知厚曰沐浴於聖人之德而不知動變聖人與天同安於性同安於命同歸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已老子云大德不德夫亦體道之最深者歟

入德入字是優入聖域之入非云下學入門之始講了一部中庸不必於此復起鑪作竈下兩節不重不疚不愧重不見不動不言此後大槩入化説不得一沾帶字

開張中庸説個至字末又結到至字前面至字便根天命之初來後面正應轉前字中間説至德至道至聖以歸於至誠終之於無聲無臭而止猶如大海朝宗歸涓滴於何有説到此處一部中庸并無語言文字之可即可以優入於聖域矣聖賢立教之旨本在於此」中庸大意只是個天只是個合天人之所以相合者惟誠而已誠則无妄无妄則以德之純合命之不已人道一天道也擇善固執是求誠之學即首章之戒懼愼致中和裏面便包得後邊許大經綸獨與天地萬物對誠與天地萬物配所爲獨者至誠之獨也至誠之獨道備其全而以有形之用合無形之體在在見其費在在見其隱在在見其微在在見其

顯故曰誠之不可掩也以言乎人類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盡之矣以言乎天地之跡則鬼神盡之矣以言乎虛空則鳶魚上下盡之矣以言乎機祲則禎祥妖孽著龜動見盡之矣以言乎萬物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羽毛鱗介珍異之屬盡之矣推之有巍巍之德性焉有巍巍之學問焉有巍巍之禮樂焉有巍巍之經綸焉浩浩乎天地之功用卽聖人之功用也天地之德至靜而無爲聖人之德在闇而不顯雖有經天緯地之奇仍然一無聲無臭寂若之體故曰有而御之於無聖人之道也

附論

東濵氏曰中庸一部書專爲仲尼而發故次章卽接出仲尼曰三字後連章說中庸說至誠說聖人大段已了又結到仲尼章小德大德以見天地之所以爲大大處先言小德後言大德則小德橐籥於大德先言至聖後言至誠則至聖結胎於至誠至聖其可見者也至誠其不可見者也小德其可見者也大德其不可見者也不可見便是不顯天地之所以爲大正在於此則大德敦化內便含不顯意似前兩章分論小德大德末章正究其所以爲大處由闇然而推極於無聲無臭聖德與天德同一不顯此仲尼之所以爲大歟三章總完前小德川流三句意如此看來則於書義似有關合於子思子讚仲尼之意實有指歸與空空泛論其德者不同也未知是否附存之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